



钓者的境界

工作之余,垂钓是我的最大爱好。在我看来,其妙不在于渔获的多少,而在于可以养心,可以怡情,可以参悟纷杂的人生。

人这一辈子,就像参加一场场垂钓比赛。专业的也好,业余的也罢,只要想参与,人人都能钓到鱼。当然,因其参与的渔场不同,钓到的鱼儿也会有异。深入海洋的,可能钓到名贵的石斑鱼、芭蕉鱼;身处海岸的,大都钓到些溜边的黄花鱼;前往名贵钓场的,可能会钓到价值不菲的鳜鱼;散居河畔溪边的,大都钓到一些普普通通的鲫鱼、鲢鱼。

生活中的你我他,之所以没有得到满意的收获,很多时候,是因为我们没能根据自身的条件选对“钓场”。

大凡钓手,都想钓到大鱼。不过,愿望是丰满的,而现实是骨感的。人这一辈子,能够遇到大鱼的机会并不多,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机会遇到大鱼。更闹心的是,明明遇到了大鱼,但最终能把大鱼钓到岸上的,并不多。其中原因很多,大体分为两种:一是钓者的硬件不硬。不是鱼线太细、鱼钩太小,就是鱼竿太软、太脆,令上钩的大鱼瞬间逃脱;二是个人的综合素质不过

关,不是把握不好提杆的时间,就是掌握不好溜鱼的技巧,折腾了半天,最终让已经上钩的鱼儿溜之大吉。

我很喜欢一个词,叫境界。在我的心目中,一个成功的钓者,应经历四重境界:从满眼尽是鱼,到不在乎鱼,到不在乎鱼,再到心中无鱼。满眼尽是鱼的时候,往往钓不到鱼,干着急没辙;不在乎鱼、不在乎鱼的时候,可能会很容易地钓到鱼;心中无鱼的时候,已经是超然无我,看啥啥幸福,玩啥啥快乐。

钓鱼如此,人生亦然。
(邓荣河)

城市的落叶

城市并不是落叶的主战场,那些纷飞的落叶,初看如同玩票的票友,把城市当成舞台,聊解一时的烦闷,引起秋风一阵阵喝彩,图个心中的乐而已。当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,当跌落枝头成为必然,自然也无须自哀自叹,不必责怪命运的不公,落日在秋风里收敛光芒,热情在秋意里渐渐冷却,就连太阳都无法逃脱落下去的命运,何况一片小小的叶。只要在跌落时心有牵挂,只要在跌落的过程中姿势优美,只要还没有跌得粉身碎骨,也算是命运的最后了一丝眷顾,也算是上天待你不薄了。

城市的叶,也许从未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叶,才会在跌落时心有不甘。在城市中生活,对于任何一棵树来说,都不是容易的事,城市里生长环境仄憋,污染和噪音太大,

严重影响树木的身心健康。但再恶劣的环境也要生存下去,这是树木们的责任。虽说没有乡村的树木自由自在,虽说没有山野的树木无拘无束,但城市的树木可以看人看车看各种热闹,也算是树木中的知识分子。

落叶的命运有很多种,有的落在水里,成为昆虫们眼中的船;有的落在路上,被散步的人们踩出动人的秋声;有的落在房顶,像充满警惕的哨兵;有的抱住树脚,就像恋家的孩子;有的落在车顶,风驰电掣般去看世界……虽说城市落叶的命运更加无法预料,但只要脱离枝头,就会重生为一片可以行走的叶,与枝头再无瓜葛,与前尘往事断然决绝,这对很多渴望超脱的人来说,只剩羡慕嫉妒恨了。

(谢汝平)



哈哈一笑

点菜

一位客人在餐厅点菜时说:“我要两只煎蛋,一只要嫩得蛋黄会流出来,一只要老得像橡皮;咸肉煎好后要放凉了;面包要烤得又黑又脆,刀一碰上就碎;咖啡越淡越好,要半冷半热的……”

侍者表示为难道:“先生,这些东西做起来可能有点困难。”

客人说:“不会吧,我昨天早上才在这里吃过。”

肯定

甲问:“为什么你每次发完朋友圈都立马先给自己点个赞?”

乙答:“一个对自己都不肯定的人怎么配去拥有别人的肯定?”

限量版

一老板向我推销灯泡,说:“这是限量版的,与众不同。”我买了一个回家一试,发现上当,责问老板:“灯泡为什么不亮?”老板说:“因为这是限‘亮’版的。”